

## 辛吟松散文選 (1986-92)

### 【導 讀】

辛吟松，本名辛金順（1963-），祖籍廣東澄海，出生於吉蘭丹州白沙鎮。接受六年華文小學教育後，進入英校改制的國民型甘美爾中學就讀，及至大學先修班畢業。後曾任華小和吉蘭丹中華獨中教職，一九九〇年出任雪蘭莪州馬華公會執行秘書。一九九二年赴台，就讀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甄試考取中正大學中文所，取得碩士學位後，復考上該校博士班，目前於台灣中部大學擔任講師。

辛金順留學台灣之後，作品改用本名發表，風格亦為之一變；故其筆名與本名，可分別代表前後兩階段。辛金順的創作以詩與散文為主，曾獲馬來西亞潮青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台灣省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府城文學獎、桃城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江山有待》（吉隆坡：大馬潮聯，1989）和《一笑人間萬事》（吉隆坡：雨林小站，1992），詩集《風起的時候》（1992）、《最後的家園》（1997）、《詩本紀》（2006）。本卷所選的十一篇散文，最前的兩篇選自《江山有待》，分別發表於一九八六和八九年；其餘九篇選自《一笑人間萬事》，全屬一九八九～九二年間的專欄作品。

根據二〇〇〇年的人口調查，全馬華人口五百六十九萬，佔全國人口 24%；吉蘭丹州的華裔人口比率卻只有 3.7%（最國第二

低)，數十年來沒有什麼變化。從小在馬來區成長的辛吟松，對家國族群問題的審視，比很多聚集在大都會的大馬華人來得深刻，加上「不順遂的成長歷程和坎坷挫折的歲月，時常令我在悲懷的情緒中孕育著一種壯烈的理想」，但他仍然如此自許並許人：「願所有共生於這片淳樸的土地上者，皆能化所有心中的悲憤和怨慕為國家的關情，讓我們共同把全部的愛，都交付予這裡的日月山河」（《江山有待·後記》1989）

在馬大散文作家風起雲湧的同時，辛吟松借助余光中〈聽聽冷冷雨〉等經典散文的驚人技藝，寫下成名作〈夜征〉（1986）。雖然它殘留了大師的陰影，但辛吟松無比強烈的家國情懷與憂患意識，讓借來的語言特質和技藝能夠有效依附在主體思想上面，並產生強大的閱讀效應，和氣勢。傳承得認為：「辛吟松筆下的感受與關懷，卻是道地的和真實的華族感受與關懷。〈夜征〉的象徵意義，只有放在這個時空，才最為豐富。他所感覺到的現實風雨，是如此的清晰和深刻。」（〈護火的手勢〉1989）

到了〈江山有待〉（1989）兩者已磨合得相當平順自然，語言的光澤絲毫沒有遮蔽到野鎮的沉思，國家民族的歷史在史地的課文間起伏，在新聞事件間迴盪，猛然激起了文字底層的複雜情緒——這片祖先踏過的，卻飽受異族欺壓、不平、悵惶的土地，作者（以及這一代華人）該何去何從呢？天地雖大，辛吟松和他的道德勇氣，不見得有容身之處。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詰問：馬華文人和知識份子，非得揹負沉重又渺茫的家國情懷嗎？鍾怡雯在討論馬華散文的浪漫／憂患傳統時指出：「任何一種思維模式都有其歷史性，這種思考模式是華人面對華社問題、身分時一種『自然』反應，或者也是整個華社（報紙、『大人物』、雜誌）共同塑造的氣氛，已

成為華人的集體意識，語言與現實相互衍生與建構，我們如何閱讀現實，就會決定我們的行為與思想。『不愛華社』、『沒有文化使命感』其實是被合理化的語言暴力（〈論馬華散文的「浪漫」傳統〉2005）。

《江山有待》出版後辛吟松發表了一系列短篇的專欄散文，四年後結集為《一笑人間萬事》。這本散文集的敘述基調跟前書略有不同，它比較沉著、冷靜，當然少不了那一份孤憤和悲愴，只是淡了些。同時期的林幸謙將文化散文不斷填充、灌漿，使之膨脹、擴張到最顯著的體積，但辛吟松卻把龐大的議題重新剪裁，一一濃縮到較小的篇幅和較小的事物，語言更為凝煉、自然，也較耐讀。

當辛吟松走出內心的孤憤，走進華人社會，接觸到更多令人傷感的現象。經常高喊自己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大馬華人，對大馬歷史的關心和了解非常有限，正如他在〈歷史窗前〉裡說的，華人對馬來西亞的移民史共不了解，「歷史知識的輪廓很模糊，華人只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中國大陸渡海而來，還有的就是三年八個月的苦難歲月，除此之外，也就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了。」該怪誰呢？這是國民歷史教育和資料保存的大問題，即便某人有意尋根之意，卻很難找到可讀之書。馬華歷史，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冷僻的學門。

從〈歷史的盲點〉、〈會館老了〉等篇章，辛吟松的敘述分貝明顯下降了許多，語言的親和力和穿透力卻有相當程度的提升；精簡的篇幅，讓辛吟松對語言的錘煉更專心，也更重視事件場景與敘事氛圍的營構。整體的語言技藝和思想水平的表現，令人激賞。

這兩部備受好評的散文集，在馬華文化散文的創作譜系上，象徵著一個階段的圓滿終結；後有林金城的古蹟文化散文，接續大業，轉向另一個層面發展。

## 夜 征

(十二點零五分)

黑暗是無盡的黑暗在吞噬著黑暗。五月，瘦了遼闊的田野。沒有月光的浮照，只有星星和風。風和倒退不盡的樹林。樹林與燈火。巴士徐徐向前，向前去向未來和未知。未來要我們一步一步走過去探索未知的神秘。神秘在夢裡，夢在一張小小的被單裡。巴士上的搭客大都已睡去，而夜還漫長，漫長如漩渦旋我入漫長的沉思……

捻亮了一盞小燈，燈光如夢。夢裡不知身是客。我在夢裡做夢，聽歲月的聲音與我的脈跳和唱：五月花啊五月花，我們身世淒涼如五月花，沒有溫暖的家，沒有愛我護我的爸和媽。而五月花凋落了，像父親那蒼老的容顏，凋落了。我突然伸手關熄了燈，讓記憶在黑暗的每一個角落棲息。其實我是有點累了，然而我守成的絕不甘就此閉去，我要守住一心的清明，像小時候守住一盞熒燈的晶瑩，這是信念。只是每次想起父親，想起父親無奈的眼神時，我總會悲憤滿腔。父親說他南來以四十七年。四十七年，一張紅登記<sup>\*</sup>變來變去還是一張紅登記，他已沒國。北望不能當歸，高歌不能當泣，他也已沒鄉。他是哭不回鄉的孤魂。洞庭波，巴山雨，祖母的小手在雨中招他，招他回去。那水鄉呵水鄉煙水茫茫旋轉復旋轉，遠年的舊事，遠了。一切都遠了。黃昏時，父親就用他那蒼老沉實的歌聲在落日下去檢閱他那荒涼的歲月：五月花啊五月花，我們身世淒涼如

五月花，沒有溫暖的家，沒有愛我護我的爸和媽……，然後，父親的背後揚起了一片濛濛的沙塵，濛濛的沙塵，揚起。揚起了一陣冷風。揚起了，父親一頭蒼蒼的白髮。

我轉頭窗外，一幅一幅的風景不斷倒退，黑暗還不盡頭的黑暗，吞了遼闊的田野，卻吐了荒莽原始的山林出來。山林是孤寂的，抓了一手黑夜，放出一手白天，白天黑夜，一抓一放就是千年。千年孤寂。祖父他孤寂不孤寂？睡在黑暗無邊無際的地下，聽落葉飄零的聲息，聽雨聲搖來家鄉的訊息，聽星子與星子泣訴別來的心曲。心曲殘碎，殘碎如模糊不清的身世，淚滿面，鬢如霜，易水的風好寒啊！一別之後回歸路成了八陣圖迷途又茫茫。如今祖父在地下，敞開一扇窗子，在蕉風椰雨中聽那一片土地上蒲公英的民族在爭論著自己的身世。身世未定，百年前百年後還是一個影子。祖父啊祖父，祖父死時正值大選。民族的前途，公民的權益，喊來喊去喊到了今天，喊出無數的民族救星。而祖父的骸骨已寒，祖父的安身之地將被剷除，那義山，那芳草萋萋的祖地，將聳起一座又一座金碧輝煌的大廈。將成一座車道縱橫的廣場。祖父他寂寞不寂寞啊？

巴士徐徐向前，前方突然乍現一點亮光，有亮光必有溫暖，有溫暖自會有希望。我們的希望就在前方。我們的希望真的在前方嗎？我的眼皮因倦累而逐漸沉重，但我依舊張目，我要張目，張目看黑暗中的風雨如何在魂戍下而遞變為明日春光的晴暖。我要等一道金陽射入我底眸中而塗成一幅江山如畫。江山如畫，這厚實的地，我祖父走過，我父親走過，我五百萬的同胞走過，如今由我們這一代走來，以後將會由我們的子子孫孫走下去，一代接一代，一個足板印在一個足板上，走下去！這是我們生於斯活於斯的祖國，連綿的山脈連綿不絕著我們對這后土一一的情和愛。我們的希望都在這

裡。這土地，我們以血汗和愛種下的種子，我們期待一個公平與公正的收成和平分。

前方的亮光被巴士拋在後頭了，一盞小小的燈，亮不了自己，也亮不了別人。黑暗濃成了一泡土墨一樣，潑入巴士廂內，迅速侵向四方。驟然五六點細雨打在巴士的客窗上，滴滴答答，繼而是一場傾盆大雨，下著。下在昨天下在今天下在明天下在中國也下在馬來西亞的歷史上，歷史啊歷史像哭過了的天空，天空浸滿了淚水，哭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哭一個民族的折腰求全呵折腰求全像江岸上風過低頭的蘆葦。雨在下著，下在汨羅江上下在劍門下在玉門關下在葉亞來的短街上。葉亞來在哭泣啊！一把香洗不去一縷英魂的辱氣。雨呵雨呵來滌清這世界的不平，雨依舊下著。

雨依舊下著。巴士的廂內透著沁涼，搭客們的睡意更甜。我坐在前座，寂靜中，聽巴士的雨刷子在鏡面刷過來又刷過去，並發出了嘶嘶嘶的聲音，像極度倦累中的一種無奈。活著，生命是否像那一扇雨刷子？而我們，我們的民族在這片土地上的命運，是不是會如那雨刷子在巴士的鏡面上一樣？

雨依舊下著。雨，依舊下著。雨，依舊，下著。

( 二點四十七分 )

雨歇了。巴士在一家小店中稍息片刻後又再啓程。漫漫長夜，巴士又開始了另一程的夜征。出發了，我手上沒有火把，火把在我的心中，燃燒著我整個生命。瓜拉丁加奴在後面，關丹在前面。巴士以時速三十里向前駛去，平直的公路，無聲的伸入蒼茫的暗夜。一顆星掛在我的窗前。這顆星，是不是小時候外祖母抱住我講完故事後指給我看的那顆星？星光熠熠。熠熠的星光照下來照出一個塵

封的記憶，外祖母在一棵方樹下講故事，我們坐在樹下聽，聽外祖母的故事和我們成長的聲音。風起時，我們的笑聲笑成了一支溫暖的歌，在冷風中盪起，盪起……，然後我們學會了看星星。小星星，亮晶晶，就像許多小眼睛，小眼睛，數來數去數不清。一夜間我們都長大了。外祖母也老了。如今許多的舊事想起來都化成了一聲輕輕的嘆息。「一闕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雲」。歲月匆匆啊匆匆如江水如行雲。日子的悲喜，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像我們長大後的聚聚離離。而我們是風裡的塵埃，四處飛散，風到那裡，就落在那裡。堆不成一塊土，造不出一座城，惟我們仍然迷戀著那一則神話。外祖母口中那則五千年的神話。拖緩了我們向上的成長。

後座的搭客在飯飽菸足後開始傾談。大遠，回教黨宣言和教育法令，隨著煙自他們的唇間吐出，然後四處分散。窗外，星光瑩亮，點在山上，點在樹上，點在亞達屋上。亞達屋上漾著的星光，溫柔如情人眸間流出的年華。有時巴士偶爾在一個山麓間轉彎，車前會突然出現三四盞燈火，燈火閃晃晃閃晃晃的，只一轉眼，又被拋在巴士的後頭了。

夜依然漫漫。漫漫長夜。這個時候，許多人都在睡夢中擁著一張暖暖的被或一個枕頭。誰醒？誰在沉思？獨自沉思的人都在風中化成了風。風哭屈原，而屈原也睡了。明日是端午，龍舟的鼓聲，鼓聲不絕的在江上竭力嘶喊著一個破碎的傳統。傳統是一面古老的牆，我們是牆下的陰影，惶惶恐恐的在古老歲月下過著日子。如果說有一天這面牆塌了，我們是不是也會跟著消失？而孩子們卻在班上問屈原呵屈原是誰，屈原就是吃粽子。我說。孩子們笑了，我也跟著笑。屈原就是吃粽子。吃粽子就夠了，也不必談什麼歷史，歷史太長，孩子們聽不懂。這一代的歷史和上一代的歷史，相隔的何

止是千山萬水，還有的是對土地的感情和種族的認知。孩子們不懂，但總有一天他們會懂得的，這彷彿總有一天他們會長大成人一樣。

巴士徐徐向前。輾過風。輾過一方一方的水田。輾過三盞五盞的燈火。輾過十多家又十多家稀稀落落的村地。向前，向前！

這時，那顆星子已改換了位置，不再掛在我的窗前。夜空上不知在什麼時候多出八九顆的星星。星星在我的窗前一閃一閃的，閃出我兒時的許多童話。安徒生死了然則我們又迷惑在回教黨所謂政治平等的童話中。我們不但是戀愛著自己的神話也是個愛聽別人底童話的可愛民族。哈！我們的民族。真可愛！

路旁的指示牌寫著：關丹。三英里。關丹就在前面關丹就在前面了。後座的搭客不再出聲講話，巴士廂內一片沉寂。只有風在窗外呼呼的和著巴士的引擎聲。然後一棟棟的建築物和一排排街燈的燈火在我底眸中爆開來。關丹到了。寂靜的城景在街燈昏黃的照耀下顯得更寂靜。巴士直驅而去，關丹的燈火又在黑暗中隱沒了。窗外窗外冷呼呼的哭著，哭著……。

巴士離開東海岸已二十分鐘。南中國海在東，巴士卻向西而去。向西，向我最初的戀地。吉隆坡將會浴身在金黃的晨曦中迎我。

這時，巴士開始行上一個小斜坡，速度也逐漸緩慢了下來。小斜坡下一棵棵的椰樹挺拔向上。下面暗濛濛的有幾家燈火在閃亮。我的心也因這幾盞燈火而溫暖起來。抬頭，一片墨藍黝暗的穹蒼就嵌在我身旁的鏡片上。我的前生和來世，是不是也會在這清明的鏡片上映現？突然想到輪迴，想到我們是個多情的民族，在這片有情的天地，迷信著三生石上舊精魂的故事。而我們是個多情的民族多情啊情多會空餘恨的。馬華民政行動黨後又一個回教黨。我們的多情，會不會留給後代子孫一個政治渣滓？惟我情多迷信著輪迴不息

的生生世世，生生世世淒美的輪迴促使我更勇敢的在這人世間活下去。活下去看美麗的日子在生命中激盪成一場古中國的山水。

巴士已開始下斜坡，數目和昏暗的燈火不斷倒退，倒退。然後我突然感覺身子好累好累。躺在椅墊上，久了，背脊有點酸疼，我挪動身子轉過一個方位。巴士廂內的空氣沁寒刺骨，我拉上小小的被單，被單薄小得不足以抵寒，但總好過沒有。前頭，巴士的車前燈直射。強烈的燈光黃澄澄割破了無邊無際的黑暗。黑暗在窗外被割成一組一組的空白。這時，夜正中央。

也許是有點倦了，掌車的點起了一根菸，菸蒂亮光在黑暗中一閃一閃的明滅，他必須要絕對的清醒。三十五個搭客三十五條的生命，都臥在他的駕駛盤上。只有清醒，巴士才能安安穩穩的衝破這漫漫長夜，衝向目的地。清醒，我們的民族誰清醒？北獅和南獅都睡了。獅頭卧匍在柴房中，等著母親用它來來燒火，等著它化成了火光在爐下舞動，冬冬鏘鏘，冬冬鏘。冬冬鏘鏘冬冬。然後被燒成了白煙，在這炎夏半島上的空氣中逐漸消失。

一個野村後又一個野村：一座山城後又一座山城。巴士行在征途行在光陰的道上。「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天地者，萬物之逆旅，浮生若夢」。李白說的，浮生若夢。而我是夢裡的過客，在野村在山城如風的吹過。

野村和山城。殘陽如六十年代的故鄉。六十年代，回溯過去，一葉葉的歷史捧著讀著，竟感無限的淒涼在我底心中蛇升而起。六十年代，我悄悄來到這個人世。而我是蕉風椰雨中成長的第一代。在東海岸，朝看吉藍丹河的流水潺潺，夕聽南中國海的潮聲悠悠。在平河的日子中，我之成長，如林中的古樹，淳樸的向天直衝而上。

直到有一天，當我開始懂得一點點，我才發覺，我只是一棵樹，

一棵扎根在此而不被林中樹木認同的樹。那時，我的痛苦，也隨著我底成長而在心中成形！

路仍迢迢，我可以感覺到時間在巴士的前進中飛逝。我的眼皮這時更澀了。然而我還醒著，我醒著只因為我睡不著。敢在夜中張目做夢的，必可在夢中尋得永恆。而永恆是什麼？我不懂。我只懂得如何在人生的征途上把眼淚收起來，畢竟眼淚不是流給人看的。

「不能流淚，雖然是在最受辱最痛苦的時候。因為我們還醒在時代的火光中，承受燒灼，承受煎熬。我們的眼淚必須凝結為意志，在我們的心岩上播種，在我們的生命中長出花果！」

巴士轉了幾個小彎，眼前突然展現了一個指告牌：吉隆坡。一百零四英里。

( 五點五十一分 )

許多搭客醒了。

巴士駛過一座清真教堂的路旁，我清晰的聽到清真教徒的晨禱聲，禱聲和著清沏的鐘聲，在我的心廊上迴響。然後一切的鐘聲和禱聲在巴士的引擎聲裡消散了。

搭客們勉強的睜開一雙惺忪的眼睛。看看窗外，景物已依稀可辨。窗內，巴士廂裡昏黃的燈照在每個搭客的倦容上。一夜的顛簸，誰又能夠睡得安穩？然而他們的倦容上還是透著欣喜。夜將如潮的退去，吉隆坡也會在巴士的前進中跌撞而來。搭客中，不管是天涯遊子或歸人，也不管是赴仕的工商或過客，他們都會同時抵達一個目的地，同時迎接友人和親人溫暖的手與關懷的微笑。

巴士經過文良港，有人在文良港下車。是一對馬來夫妻。我自窗口看著他們雙雙的身影在暗淡的小巷中隱沒。路長情在，他們終

於走完一夜的旅征。家就在前面，迎他們以一家孩子們親切的等待。等待是美麗的，我們都是活在一個又一個美麗的等待中。等待親人等待情人等待我們族人的醒覺等待——明天會更好。

巴士向前直衝。古老殘陋的建築屋在淒寒的晨風裡一幢接著一幢地撞入我深邃的眸中，撞進來撞進來撞進來，美麗的蒼涼。這時，天空已開始灰濛濛的，像我小時候想像中天地初開的那般情景。天地初開，哦！太遠了。一路的想回去，總要想到古神話的山海經，想到山海經裡一個古老的國家。

街道在這個時候還是一片冷清清，全部的商店都緊閉著門。我在巴士的窗口看過去，商店門上一片片的招牌，近而大的流過來。遠而小的流過去。泰安號、興隆棧、福源公司等老字號在巴士的呼嘯而去中變得越來越小，然後消失。巴士這時候轉了一個大彎，跟著迎面撲來一片嶄新的大招牌：SYARIKAT BERSAMA。

吉隆坡到了。巴士在一個小車站口停車。我拉緊了身上的夾克，看看天空，天空早已露白。我走在晨風裡，冷冷的晨風冷冷的在吹，吹亂了我一頭的散髮。黑夜終於過去了，溫暖的陽光呵陽光溫暖的將會灑落在我的頭上，我的肩上，我的身上，我的髮上……。

六點二十六分。

凌晨。

[\*編者註]：登記，即指國民身分證。凡是在中國出生，於馬來西亞獨立後才來馬定居的人民，領取一種相當於「永久居留證」的「紅登記」，有別於正式公民的「藍登記」。

## 江山有待

一

一九八六年中，我帶著兩袖書卷的朝氣，遠征百里外我仍未識面的野鎮，山青青水隱隱，一路上有好風好雨相送。我坐在長途公車臨窗的座位，興致勃勃的彷彿要去赴趕一場人生的盛會。而歷史就在風雨的歇口處等我，二十歲後，等我去擊節拍歌。窗外的風景在風雨中飄搖，恍惚中國古畫裡的煙夢。江南的水鄉，父親的舊憶，時常叫我楞楞的思念著。如今讓我觀望的，卻是這片土地上的大好山河。蒼蒼的林野和一層淡過一層蜿蜒遠去的山脈。安詳一如歲月臥伏在風雨輕吹的藍天底下。我靜靜的坐著，想著遠方的路還有多遠，一山一水的走過。未來美好的日子還有多遙遠，一草一樹的踏過。我是個初出遠門孩子，帶著一囊等待的心情，去迎接這片土地所給予我的恩澤，而路仍迢迢……。

來到野鎮是我生命轉彎處的一個起點。我開始接觸到山。山姿氣勢磅礴，崢嶸而挺拔向上。每次清晨時不經意的開窗，常叫蒼翠的山色迎面撲來，左右刷亮了我的雙眸。然而許多時候發我深思的還是那脈絡分明皺痕折疊的峭壁。那是要經過多少歲月和苦難的掙壓再掙壓後，才能形成如此壯麗的風光並悠悠與天地共存啊！那時我才體會到生命掙扎求存的痛苦，才是人生最快樂的目標。而這大地我曾經來過的，我將每一方寸每一方寸的行過。

後來我發覺野鎮上少許人家的樓閣上還掛著一幅幅橫匾，上面端端正正書著「清河」、「南昌」、「普寧」或「西海」等字，心中不由怦然一動。那割不斷揮不去的血脈依然半縷半絲的牽著，從那片三江五湖帶到這片蕉風椰雨，或一百年、或兩百年、或三百年，或更遼遠的年月，歷盡地移時遷的風霜後，他們仍然未能忘記自己的前身呵！我每次匆匆走過那些屋子前，總是帶著一種虔誠的情念，沉默得忘了語言。

住在野鎮的日子久了，我才知道離它七英里外有一座遠離塵囂的村落。據說那是華人最早把淳樸的腳印留在這個州界的地方。像開天闢地一樣的故事，在荒荒的野澤中流傳，有血、有汗、有歌、有淚、有背鄉的無奈和歲月的辛酸。我曾和一些朋友騎著機車去了那個地方。那時正值黃昏，夕暉殘照，黃塵路曲曲折折向前，向前去向一冊破碎的歷史。我站在黃昏的高坡上，看著雄壯的山巒起伏，山間殘舊的板屋，田野間荒荒的草色，白茫茫的蘆葦花在溪邊迎風招展，雞雉爭食，樹色蒼茫。百年前這裡卻是一種怎樣的景象呢？我擁山風入懷時，卻感覺到這片土地與我更親近了，彷彿我也曾是百年前這裡的一個拓荒者，為這片大地獻出了一生歲月。

此後，我曾到過那個村莊很多次，也曾在那裡聽了很多開荒拓土的悲歌故事，喝過那裡的五加皮酒；採過那裡的紅毛丹；吃過那裡的榴槿；和那裡的鄉老夜談過多少流煙一樣的傳說。星子是百年前的星子，流溪也是百年前的溪流，只是潺潺流去的卻是另一段年月和故事了。

山川靜好，流歲無聲啊！一個慣於閱讀風雨明晦而握著土地生活的老人告訴我，他是這片土地的第十一代主人，這麼心甘情願的守住這片荒山野嶺，與山泉同伴，與清風共寐，為的是這裡曾是祖

先踏出來的土地。童年時走過的花草樹木，貓頭鷹的夜啼，螢火蟲的燈照，一山一水一草一樹都那麼自然得化成了脈管中一道奔流不息的血液。

「這片土地我如何走得開呢？」

當我聽到老人的這句話時，我以為我會流淚，但沒有，我只是那麼靜靜的聽著，彷彿是那麼的理所當然。這片土地我們曾經悲憤過，但也曾經深愛過；曾經失望過，卻是依然殷切的期待著。因為生在這裡，長在這裡，活在這裡，縱有千般淒涼，萬般無奈，我們依舊不能走開啊！

窗外是林，林中是山。沒有林的山成什麼山？沒有山的林成什麼林？我只是一株樹，為一座林而完成自己；只是一片土，為一座山而存在下去。我們都是這片土地上的天光雲影，企圖去完成前方的一片更亮麗的風景。

我靜靜聽著，老人艱澀的聲音和窗外的蟲吟。看著，老人臉上一道一道如刀刻的皺紋。那是多麼漫長的夜啊！多少年後我依然還是這麼想著：那是多麼漫長的夜啊！

住在野鎮的那段日子，我在學校教五年級的歷史和地理，當教到馬來半島的山脈和地勢，以及英殖民的時代時，我指著掛在黑板上的地圖，努力地講解，努力去告訴下一代關於上一代所走過的路。從乘長風破巨浪到撥開蔓草荒煙；從三年八個月的日據時代到獨立後的自主。我指著地圖，用粉筆狠狠的把中央山脈和大漢山脈連接起來，東西連貫，那就是一個家，那就是一個國。我將家國兩個字在黑板上寫得大大，而孩子們卻好奇的聽著，他們把歷史當著故事來聽，把地理當著一幅藍圖來看。考完試後，他們把所有的故事和藍圖留在岑寂的班上。那個時候已臨近十月的尾聲了，校外門前的

柳樹已開始瀟瀟，風雨飄飛的聲音漸近，我時常倚在學校的樓梯口，眺望著遠方陰沉的天空。山還是山，擁著一身淡青，偶爾在雨光中隱隱約約，恍如我留在野鎮中一段湮沒的歲月。

當雨季來時，我卻在雨中化成了一尾很惆悵的魚，沉默的游出了這座令人悶得發慌的野鎮，游向鎮外另一片更廣闊的天空。

## 二

離開野鎮後，我復轉返哥市。那時，風雨初歇，我像一隻避寒歸來的候鳥，仍不改舊時豐腴的羽澤。天空蔚藍依舊。依舊像我童年時殷殷仰望的日子，帶著一種期許和希望。

那時，全國的大選剛過，謠言卻不斷的在大街上流傳，街側陰冷的溝渠中不時有一兩隻死老鼠背腹朝天，污水緩緩的流著，無聲無息，帶著一種沉沉的悲哀。我時常懷著一份守戍的心情走過一些帶著三十年代風味的短巷。短巷兩旁簡陋的木屋仍保有英殖民時代斑駁的色彩。我常常想像，在三十年代，或更早，當先族風塵僕僕來到這裡落腳，木蘭舟邊，煙村過處，他們互是抱著一種怎樣的心情呢？

短巷的盡頭有一間打鐵店，是老字號的。打鐵的師父在紅火爐旁用一把大鐵鎚將一片燒得透紅的鐵片一鎚一鎚的敲下。火星四散，一晃眼過去就走到八十年代的尾聲了。幾許的故事都已化成了逝水上的夢影。打鐵師父仍一心一意的敲著他手中那用鉗子夾住的鐵片，從一個黑髮黝黝的小夥子敲成了個白髮蒼蒼的老頭，悠悠髮櫛的歲月，鐵鎚一起一落間，多少人從這人間的舞台奔上跑下呢？而我所走過的短巷都已沒落了，那些在這裡風光過的許多人物也都成了一些人腦際中的一片空白。歷史原是可以輕輕抹掉的。流在風

裡的淚和傾在這片土地上的血汗也可以任意揩乾。謠言仍不斷的刷過大街。一些悲忿、怨懟、不滿和徬徨，像我腳下的紙屑，被風喧呼的捲起後，飄過街道，然後緩緩跌落在陰溝旁邊，冷冷注視著道上一些來來去去的腳步，冷冷的，帶著一份無助和無奈。

我每次經過這些斑駁著歲月滄桑的短巷時，總不禁會寂寂的想著，不知什麼時候這巷口兩旁簡陋的木板店屋將會被拆掉而改建成水泥鋼骨的樓宇？這是必然將會成為的事實。在時間的流水裡，總有許多情事，很容易的在記憶裡被時流沖走。唯獨留下來的，是這些短巷後面，那一條混濁澹淡的河水，仍在這片陰晴不定的天空，郁郁唱著千年不變的流歌。

報上的喧嘩依舊沒有停息，像雨後田野裡的蛙鳴，把夜噪叫得更荒涼和潮濕了。我看到許多悵惘的臉孔在一些小小的咖啡店中隨著一片白茫茫的煙霧晃動。他們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記憶很荒古，那光著腳丫走在鄉野水田的歲月已逐漸遠去，那看天看雲的逍遙日子在酸澀的回憶中都化做了山坳裡的一片暮色，成為陳年舊事了。但有人卻置疑他們曾經走過的路和拓荒的故事。他們是過境的候鳥嗎？呵呵，可憐身老滄州，卻仍依舊是他鄉的遠客。我時常從他們的倦眼中讀出自己憂患的傷痛。行年漸長，我才知道人世間總有許多耿耿不能釋懷的情事。翻手成雲，覆手化雨，政治和種族，歷史和土地，總時常叫我們這一代的人迷惑，憂憂悲挫忽忽如狂？然而，未來的歲月仍須留待我去過渡，散髮成舟，我最後將與自己的淚水在風中一起老去。老去，這一片我腳踏著的土地，將還我一冊怎樣的歷史呢？

黃昏時，我總愛到皇家橋頭踽踽。濁黃的丹江河水潺潺的向東流去，將遠岸沖刷成一片淒迷的風景。「江畔舟如月，野曠天低樹」，

江山無限好，恍如唐詩裡的絕句，在斜陽淡淡的殘照中，有一片煙愁在我的心中逐漸升起……。我還是多愁善感的，雖然年少的激情不再，但心猶熱，肝膽仍有揭衣待起的豪情。尤其面對著江岸蒼蒼的雲樹，暖暖的夕暉，淡淡的江風，我的生命也彷彿被捲入這片風景之中，與大化並存。

十月，哥市在一片謠言聲中依然像一首古典的馬來音樂，流盪著一種生活中的舒適和閒意。馬來人和華人依舊在同一街道為生活而奔波趕路，老人仍然牽著他孫子的小手在公園中散步。陽光一把一把亮麗的灑了下來，成了清景無限。我偶爾一個人走在路上，感覺著一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舒適。但我身旁的友人卻一個個策劃著要移民到國外去。他們的心中懷著許多不安和困惑，對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不平等的對待。他們看不到自己後代的未來。像一個詩人說的：「流放是一種傷」，但他們仍然要噙著傷口，背著家園的鄉井，學那蒲公英，漂水而去，散入茫茫的天涯……。然而許多時候，我還是想到五年前，在百里外那個村落的夜晚，老人所說的話：「這片土地我祖先踏過的，我如何走得開呢？」

「我如何走得開呢？」

壯麗的山河，風光明媚，好風好水的世界，仍依依牽繫著我最初的情懷。偶爾夜深不寐，面對著涼涼的夜天和一片星空，童年的記憶全都回來了。那鄉野的歲月，望星的日子，螢火一盞盞的照亮了我底夢，而我的夢在飄向成長的同時，全都化成了現實裡一心的惆悵和迷惘。唯有記憶中的那片鄉土，仍那麼厚實和純樸得令我的生命有一種扎根的渾然感覺。我的根已扎在這裡了，我如何走得開呢？

後來，我隨興走訪了一位孜孜治史的耆老。他的足跡曾經踏過

許多古廟古墓，也聽了許多拓殖異域，闢地墾荒的史故。「像一支愴然的悲歌。」他在娓娓述說著往昔在這片天空下充滿著血汗的故事後，把心中的蒼涼吐成了最後的一句話。

所有拓荒的歷史都煙塵滾滾而去了，只留下一些斑駁不清和殘斷不齊的墓碑，在萋萋的野草中去聆聽四周唧唧蟲吟的悲歌。像一支愴然的悲歌啊！蟲吟唧唧成了我一分沉重的心情。我讀著耆老交過來的一份史料專論，心裡卻悲哀著我們這一代已失去了先族當年渡海南來時的拓荒精神。為了一些失望和挫折，我們竟然要背棄自己的土地，而去尋找另一片夢土？我們以後如何去面對生命中的那一抹遺憾呢？我靜靜讀著耆老的史料專論，靜靜的……。

一九九二年，我有太多的悵惘和迷惑，也有太多太多的等待。筆在手，淚在目，九百里的長空，長空下的日月山河，我在風雨聲中孤立啊孤立，像這片土地，像土地上的每一座山，像山上的每一株樹，我在等待，以一葉綠意的生命，以黃昏後的一心孤清，像「山河圖」中那佇立在山峰上背手看天的書生，我在等待，永不離開！

## 歷史窗前

佇立在拉滿達酒店二十四樓落地長窗前，我沉默的鳥瞰著馬六甲這座陳舊的古城，城裡許多建築物保持著三、四十年代英殖民時的模式，屋子相擠櫛比，一條河從中割過，把市區割成兩半，五百年的歷史就這樣隨著潺潺河水流去無聲。馬六甲王朝到哪裡去了？漢麗寶和她那批隨從哪裡去了？河上呼應往來的舢舨哪裡去了？明潔的窗鏡，把遠方澄藍的馬六甲海峽和天空靜靜的掛起。

房中的人正暢談著政治領袖應該要懷著怎樣與民親和的態度。而我卻想著如何站在歷史的上頭來看人，看一切事物在時間的衝擊和空間的推移中去展現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景象。唯有在歷史的長河中，我才真正感悟到個人的渺小，生命也只能成其孤燈獨照的蒼茫。尤其在這片大地上，歷史的內省和反觀都很重要，畢竟這裡，已是我們永世的家。

然而許多人對馬來西亞的歷史並不瞭解。歷史知識的輪廓很模糊，華人只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中國大陸渡海而來，還有的就是三年八個月的苦難歲月，除此之外，也就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了。大家成了史盲。回顧不到過去，開展不了未來，只有孤零零的現在，孤零零的，一個漂泊和無根的世界。

突然想到七年前在丹州北部一個小村莊中，偶遇到一名專究馬來西亞華人史的美國學者柯雪潤博士，她說：「華人只關注經濟的發展，往往卻忽略了歷史的建設。不熟悉自己祖輩在本土拓荒歷史的

人，不知道將如何去走出一條自己族人的前景？」這個問題也一直在我的心中縈繞不去。有時想想，我們自己的歷史，也要外國人來匯集研究，不免令人啼笑皆非了。

而歷史不值錢，對不值錢的東西，華人一向是把它當著棄履來看，許多人都對歷史產生一份漠視感，研究馬來西亞華人史的有心人也很少。因此，華族的許多史事就這樣在無人整理和撰寫中流失掉了。

房中的人又把話題轉到如何爭取到更多選票上去。而我想到的是，從事政治者是否要懷有歷史感？從對過去的認知才能有今日的自知；才能以史為鏡，整正衣冠和容顏，為民為族走一條更遠的路。

我眺望著遠方與天同色的馬六甲海峽，隔著二十四樓一窗明潔的玻璃，外面的世界近乎於凝固的安寧和平靜，歷史卻悄悄的流去，悄悄的，我們仍需踏著前人的軌跡前進。

而未來呢？未來我們仍有長路待行。

## 歷史的盲點

最近讀馬來半島的歷史，夜深燈殘。當翻至英殖民時華人乘一艘大桅船南來拓荒的那一頁，心開始和窗外的午夜一樣蒼涼了。記憶中十九世紀永遠是一個沙塵滾滾的年代，牛車在暮色蒼茫的荒野上暖暖輪轉而過，一代代逐漸沒落了，拓荒的悲歌也已成了另一個世紀的故事，在二十世紀尾聲的市囂和酒杯的碰撞之中隱沒，而讀史的心情，在漫漫而孤寂的午夜，卻是一種花果飄零的恍惚和滄桑。

四年前我在一座野鎮執教時，總愛與幾個同事在黃昏駕著單車到七英里的一個村莊去憑弔歷史，據說那是丹州華人最早落腳的地方。一座水月宮，一條黃泥路，一片荒山野嶺和十幾戶人家。三百年前的歷史沒有文字的記載，只是老人口傳的故事，和著一腔濃濃的鄉音。一代接一代的在述說著血流飄杵和孤懷獨往的拓影，在冷冷的風中，慢慢流失……

其實在半島各州，都有類似的村莊和小鎮，留著拓殖者赤背對天的創癍和汗跡，在一片野草萋萋的荒墳和殘碑之中，一任時間的洗刷而漸漸剝蝕，沒有多少文字把他們的歷史記載下來，說他們都是一群淘金不成又歸路已斷的拓夫，何德何能踏入史冊？於是，百年前那一路鏤刻著數不盡拓荒的血印，全被後代子孫埋葬在一片空白的記憶裡。我們，遂成了自己歷史的盲點，在失根的年代裡醉生夢死的生存下去。

而我想，我們與這片土地所繫有的情緣，該是源自於歷史的脈

動挺進，唯有把個人的生命安放在歷史之上，才能成其源遠流長的承替，能大、能深、能沉。然而，當我們的歷史已成了一片模糊，不能感同身受先祖那個年代開荒拓土和揮汗灑血的艱辛時，自也不會珍惜著這曾一雙雙空手赤拳興建起來的家園，一旦時局困頓和理想受挫時，則必會興起孔丘那「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念頭，成為現代的拓荒者，猶如水風信子，面對渺渺天涯，在另一個國度播撒著種子，種出二等公民的樹來。

有幾次，出席社團的宴會，總會在賢達們獻詞裡聽到，我們五千年優秀的文化和歷史……我們要記取……要保存……

每次抬頭，我總會看到他們一張一攏的嘴巴和空洞的眼睛，在幽幽的燈光下，尋找著夢幻中一片破碎的殘圖。

至於現實裡，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呢？那可歌可泣的年代，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的，我想，在眾人的遺忘中，卻只能交給窗外的夜風和溪間的流水默默哽咽的去吟唱了！

## 會館老了

會館老了。

館外的漆色在風雨和歲月的侵襲中逐漸剝蝕，牆上的裂痕細細開到溝渠邊的牆角，三層高的樓，赤紅的門柱，柱上的對聯和門楣上拱著的館牌，靜默相對，守著一份沉寂的輝煌。

每次我從小巷中拐彎走過這座會館的門前時，總會寂寂想著，那裡面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麻將台對著嵌牆的瓷像？或是冷寂的牆壁對著列祖列宗的牌位？而我很少走進去，多是路過，然後把會館遠遠遺留在身後。

「會館還有沒有存在的意義呢？」有一次與朋友談到會館的問題時，他問。而我沉默。這介乎於歷史價值與現實之間的問題，在時代的遞換和社會的轉型中成了年輕一代的疑惑。我想，我們這一代既沒有離鄉背井而還緊緊抓住自家鄉土的泥香感情，也沒有海外遺孤旅居客地孤寂清冷的鄉念，桑梓社會的感情自然是較之先輩來得淡薄。所謂籍貫，或所謂鄉誼的傳統觀念，那都是屬於上一代的事了，都已成了一片殘黃的歷史。

我沉靜聽著朋友的牢騷，關於會館組織的僵化，暮氣沉沉。會議廳裡的桌椅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塵埃，踏進去，一股霉氣撲鼻而來。除了一年一度的周年宴會和頒發貸學金外，會館內永遠是冷冷清清的沉寂，像嵌牆瓷像中先輩們眼裡蒼茫的暮色。「都已經沒落了，我們還需要它嗎？」朋友最後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落在我的心裡，

卻成了一陣失措的惘然。

或許還會有人認為：我們今天已不再生活於方言為軸心的社會，根植這裡，籍貫：馬來西亞的華人。福建、潮州、廣東、客家、興安、紅花綠葉都是一家。上一代和下一代對籍貫的感情，都因為生長的環境與對自身鄉土的認知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回應。會館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像一盞燈籠一樣，高高的懸掛起來，只讓人去憑弔和緬懷它那往昔日輝煌罷了，再也照不出前路的一片光亮。

或許，也會有人認為：會館的存在，是華人邁向大團結的障礙，它製造了狹義的傳統籍貫觀念，分裂了華人遠大的視野，在自己同鄉的世界裡轉圈，卻轉不出一個高遠開闊的天地。

或許，……

然而我對會館永遠是帶著一種崇敬的心理，像對著那一批批浮萍入海，孤身飄洋，忍溽暑、抗瘧蚊、拓荒土和開莽林的先輩一樣，相信著它曾貢獻過的一切，將會在史冊中為子孫後代提供一個無限廣袤的價值和精神內涵。

只是，再從車聲煩囂中的鬧市轉進小巷、仰望著會館微斜矗立在黃昏的殘照中及裂痕和蘚苔在牆上縱橫時，我心裡依舊是響著那句話：「會館，畢竟還是老了。」

## 孤臣孽子

最近張系國來馬，在一個訪問中曾經談到中國知識份子，與生俱有一種憂患意識。張在美國，心繫台灣，放眼中國，心是不無感慨。其實我一直認為，許多流寓海外的知識份子，及至早期退居港台的學人，都帶著一份深深的失落感。像唐君毅先生說的「花果飄零」一樣，思無歸依，身無寄託，成了天涯淪落的遊子。雖然他們懷著摩頂放踵的淑世熱情及溥博沉雄的生命理想，但在思想上則蒙著一層悲觀傷感的色彩。有些仍懷有孤臣孽子一般的情懷，在飽受歷史無盡的挫折和滄桑後而憔悴異域。

這令我想起徐復觀與牟宗三兩位先生來，徐牟曾以「憂患意識」一詞來肯定儒學的特質。憂患，是儒家憂以天下或憂道不憂貧的胸懷抱負，或如宋之橫渠所謂的「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太平」的終極信念。只是，這種信念卻在西潮東漸的衝擊下而逐漸在時流中淡去，存在的意義成了一心的惶惑。感覺中，海外的華人仿如天地間的棄兒，高歌不能當泣，北望不能當歸，在喪失意義的危機中，他們心中苦悶與憂患的情懷是可想而知。

至於在海外或中國大陸邊緣地區土生土長的華人，他們面臨的卻是如何去賡續本身民族文化的問題，以使文化的慧命得以不墜，雖然說他們已是另一片土地的子民，但如果往深一層的思索，將不難發覺其中大部份海外華人在文化認同與尋根意識的驅使下，仍然還是走上了白晝悲歌，深宵彈劍的孤寂與失落那條路子去。或許這

一代與上一代對文化存亡的憂患因時政與感念的遞遷而形成了層次上的深淺不同，但在意識上，他們對本身文化傳承間所產生出一種孤懷獨往的深心悲願，卻是共通的。杜維明、余英時、王邦雄以及許許多多文化知識分子和學人都是一個例子，他們講學，研究，著述與批評，為的是讓文化能夠從源頭接續現代，並努力尋找一個能夠在天地間安身立命的地方，讓文化的危機能在共同的努力下消弭。

而回頭看看馬來西亞的華人，我們的憂患卻是由政治、經濟及文化教育所牽引出來的困擾，那是千絲萬縷般的，剪不斷，理還亂。大家對未來的前途感到極度的蒼茫和惶恐。政經文教在一片風雨飄搖的路上節節後退。無可否認，許多人的心裡總是失望比希望的多。期望雖也是有的，但卻帶著一份淒苦的澀味。尤其是那些受中華文化濡沐的知識份子，其之感受尤甚，失落的感覺也深。眼見著曾經是與自己生命與心靈相連相繫的文化，在橫逆中逐漸四散淡薄，心中是不無焦慮和淒涼。

至於往後的歲月，對海外及馬來西亞的華人而言，要走下去的路勢必更加艱苦和荊棘，背後的包袱也更重。但無論如何，不管多艱辛，路，還是要走下去的。也不管每一步踏出去的，是血是汗是淚，我深信，每個有自覺良知的知識份子，都會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堅持著一個共同的信念：「不管黑暗有多長，燈芯就要有多長！」一路無畏無懼的走下去，並為子孫，走出一條坦蕩的道路！

## 失落的根鬚

對父母的方言潮州話掌握得不好，一直是令我引以為憾的。其實，像我這樣生長在一個純講潮州話的家庭裡。從小耳濡潮語。與父母及家庭成員均以潮州話對談，流暢的講潮州話該是沒問題的了。但問題是我掌握的潮語辭彙並不多，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熟用的詞彙。講慣了，就只那些有限的辭彙在那兒兜來轉去，把意思表達出去後，也就「得意忘言，得魚忘筌」了。因此，往往許多物件的名稱我都說不出，更何況是一些成語和諺語。以致在這方面，我可以說是潮語的貧血者。

至於閩南話是打自進小學開始就講起。在學校，除了老師在班上教課之外。學生們的閩南話滿天飛。就算是當著老師的面，也照講不誤。但十多二十年下來，我口中的閩南話也高明不到哪裡去，像潮州話一樣，患了辭彙貧血症。當然，那些與我講閩南話的同學，其閩南話也未必比我好得了多少。

及至投身教育界，除了與家人講潮州話及與舊友講閩南話外，對任何人，我全以華語交談，但我的華語講得實在太不漂亮了，捲著舌頭底下脫口而出的華語卻含著濃重的潮州音。而且有許多辭彙我讀不出，將就「有邊讀邊，無邊讀中間」的混過去，想想，也是糟得透頂了。

其實，潮州話、閩南語及華語已成了我語言生命的血肉。三種語言我都掌握不好，發音也不準。追根究底，只因為這些語言不能

與我生長的生活環境形成一種密切的聯繫，並依附著這片土地山川形成光采紛飛的聲影。在生活裡，許多我所看到的東西或所吃到的食物，我未必能夠以方言或華語叫出它的名稱。

潮劇我不會聽，福建歌仔戲我不會欣賞，我走不進通俗文化的底層去，我也無法從方言裡去採擷幾千年來自生活中繁結下來的文化感情。彷彿父母親渡海攜來的潮州話，到了我的身上，就已漸漸失落了風采，最後最後，留下來的，也只是成了通不到內心世界裡去，沒了豐厚感情和文化色澤的語言工具罷了。

還是龍應台說得好，方言像一種碩樹，樹幹連著根，根深植於泥土，根上有鬚，鬚上有土。越土的方言就越有生命力。但我的潮州話和閩南語都已失落了土地。而我，卻成了另一種沒有根鬚的樹。

## 那一夜

那夜，在道北半途中的一個小鄉口，夜色蒼茫，只有一盞六十瓦的燈泡暈黃的亮著，將亭中一些人的影子映落的照在地上，燈照不到的地方，四野寂黯，只聽到草蟲吱吱唧唧的鳴唱。

在這鄉野的亭中，阮的元校長，張瑞泉老師，以及從新山下來的陳徽崇老師和幾個當地邏族的朋友，大家互相傳遞著手上的椰殼，椰殼中盛滿著酸醇的椰花酒，陳徽崇老師是初嚐，開始時頗顯顧忌，只唇沾點滴而已，後來習慣了這種酒味，豪氣頓然而起，像他揮棒擊鼓時的快意，引頸一飲而盡。一椰殼又一椰殼的椰花酒傳來遞去，一下子，就已經飲去了一大半。我雖也飲著，但卻仍然很清醒的看著這幾個在邊城地帶努力於文化活動，卻默默不求任何回報和收穫的朋友。如今陳徽崇老師從數百里外的新山下來，指導由丹州中正學校成立的二十四節令鼓，他也是文化的推動者，頗能窺探出文化活動推動者的寂寞和感慨，因此大家聚在一起，在這荒野中的小亭上，以酒互相溫暖，以笑聲互相砥礪。畢竟，在文化的道路上，總需要有人互相扶持前進，文化的活動才能激盪成波流洶湧，浪花亮麗而偉岸壯闊的江河，因此文化活動不是由一個人來做，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實效，而是需要來自各地文化活動推動者的互相配合，以澆火的精神，刷亮文化的生命。

我記得阮的元校長曾經在車上與許振方校長這麼說：「其實，我們在國民型中學掌校，只要將份內的工作做完，就可以算是完成了

責任。但實際上我們卻盡量在校餘的時間，努力的想將文化的種子散播在孩子們的心中，讓他們感受文化中所蘊涵磅礴的生命力。而對自己的生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因此，就是再忙，我們還是需要付出這份時間和心力的。」那時，我坐在車上靜靜的聽，什麼話也不說，不說話是因為在這個時候所有的話都是多餘的。

我看著陳徽崇老師喝酒的氣概，他那瘦弱的身子突然在我的眸中成了剛健渾雄，傲岸奇偉起來了。這漢子是有他熱血的一面，在文化的推動上，他一直是默默的付出，像阮的元校長那樣，企望通過一些文化的活動去啓思學生們對自己文化的認知。

酒已經喝得差不多了。那幾個邏族的朋友一直勸飲，但因不勝酒力，我們只有謝絕。在回家的路上，車子在黑暗的路上馳過，呼嘯的風聲在窗外奔越，我讀著一盞盞路燈從車後疾退而去，想著文化工作者的寂寞、孤單和堅持下去那大勇無畏的精神，我只能緊緊握著自己的雙手，緊緊的……

## 廟的記憶

一條沙塵飛揚的黃泥路，一座古廟，廟裡庭前的兩根大石柱上各自雕刻著一條騰雲駕霧的龍，很傳神的，在我的記憶中鮮明的活著。

孩提時，每當廟裡有節慶，母親總愛攜我到廟口去，然後母親去上她的香，我則跑到廟前去看乩童下乩，看他赤著上身，用劍往舌頭抹去，血湧了出來，乩童抖著身子，並低下頭來，以舌當筆，在黃紙條上飛快的畫起符來，那景象，對我而言，即緊張、興奮和刺激。

此外，我也愛看抬神過河，兩張轎子，分別由四個壯夫承托在健碩的肩膊上，原本輕盈的轎，一旦上神時，那幾個轎夫好像撐不住一樣，腳步沉重而錯亂，在廟旁不遠處的田野間掙扎著，拖前拉後的衝衝撞撞。轎也彷彿在浪濤裡定不下身的船子，盪來擺去。有時其中一個轎夫因力撐不住絆倒，引起旁觀者的一陣驚呼，說時遲那時快，卻有另一個壯夫早已頂替上去，神就在轎裡搖搖擺擺的被迎送到廟裡去了。人群浩浩蕩蕩的跟在後面，也一起進廟。

廟裡，香煙裊繞。被煙薰黃了臉的眾神默默，享著人間的瓜果和煙火。廟壁上的畫牆也因年久而剝蝕。我看著母親在神台前上香，三柱清香舉在額際，所有的歲月已翻逝成了她鬢角的微霜了。在喧嘩的人潮裡，人和神，神和人，都已在我的眸中漸漸模糊。只有神爐中插著的無數香火，在微微的風中，燦燦的醒亮著。

多少年過去了，風一樣的，多少的人事在歲月的遞變中轉換。天真的稚童茁壯成理想的少年，理想的少年轉變成離鄉的中年，離鄉的中年奔波成感恩的老者，歲月散如飄蓬。只有那座廟仍恒守在那裡，除了讓人寄存信心，也接納著小鎮裡任何人的虔誠和希望。

廟在，縹緲縹緲的希望也在，人有時候就是靠著那一絲的希望而快快樂樂的活下去，像那神爐中燦亮的香火一樣，快快樂樂的燒盡一生。然而，許久了，廟裡的鼓聲已不再響起，廟慶時我也很少回去，但心裡頭依然記著過去母親攜我進廟燒香的情景，那份熱鬧，到如今也全都風捲雲散了。

## 起 火

孩提時，我總愛在傳統的節日中，靜觀母親在灶前起火蒸糕。母親先把一根根細幼的柴枝放進灶裡，然後在其間墊著一兩張報紙，接著一支火柴點了下去，火在紙間燃燒。母親遂然取起一支鐵管，猛向灶中吹氣，火勢被吹得狂狂潑潑往柴枝間燒去。

有時因為柴枝氣濕，報紙燒完了，可是火苗依舊燃不起來時，母親只得再加進幾張報紙，或澆下一些火水，點了火後復不停的往那灶裡吹氣，火給吹旺了，火星四散。母親呼氣吁吁的放下鐵管，汗水在她的頰間暢流，鬢髮散亂。她接著再把一些粗柴，往灶裡推進。一片白煙在火中升起，迷迷濛濛中，我突然看到母親的笑臉在白煙中不斷的擴張，擴張……

在那片鄉野的歲月，童稚中我存有一份天真的期待。從農曆新年開始，然後自元宵、清明、盂蘭、中秋到冬至一路日子的盼望下去，等待著母親起火，等待煙火的升燃，等待各式各色傳統的糕點在母親掀蓋的時候呈現。而母親總是那麼無怨無尤的把自己的日月和流年熬成了一糕的甘甜，為傳統的節日奉上了一生的虔敬。

長大後，當我懂得在歲月中去省思自己的生命時，才發覺過往所走過的傳統節日，一些神話，一些傳說，甚至於一些童謠和美麗的夢都在我的生活中嘩嘩而光亮起來。

只是近些年來，西潮東起，西方文化的末流餘緒，把我們原有的生活習俗牽轉向一個迷惘和失落的地方。我們純正的人文精神開

始崩潰了，傳統也成了一種包袱。我們彷彿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歸宿該往哪一個方向去尋找，民族的文化慧命，也像是那莽莽大荒中已被割斷源流的清溪一樣，流不出兩岸蔥蘢的青綠！

而母親和老一輩的先祖們，在往昔的舊歲中，以木柴和火，把每一個傳統節日點亮。這片亮光一晃一晃的，自我的童年時代開始，隨著年歲的漸長而愈加清晰明亮的在我的心中燃燒。因此如今，在這風雨飄搖的人生路上，依據著母親的起火精神，我已開始懂得如何在淒寒的風裡學習起火，起火，以求溫暖自己及溫暖著族人一份傳統的文化慧命。

## 舊時堂前燕

小時候，十五年前，或許時光可以倒退得更遠。渺渺茫茫的記憶，那裡頭剝蝕的歲月，彷彿只留下黃昏裡一些浮動的寧靜，以及一批批來去的燕子，燕子在小鎮的每一家板店屋簷下建巢，密密麻麻的，織補著南國的一季春意。

而六十年代的燕子滿黃昏都是，仰起脖子來，總會被燕尾把明眸剪成一片清淨的歲月。那時，我們時常在店門外戲耍，偶爾有些許的落泥和茅草從屋簷上掉落，沾著髮絲，晃啊晃的，在風裡，恰似童稚無邪的笑語。

燕子從哪裡來呢？有一次我們一群孩子問隔鄰的一個阿伯。「都是從中國來的，」他笑了笑：「都是從中國來的，來這裡子子孫孫。」然後所有的記憶都零零碎碎的再湊不出一個完整的圖面來了。這麼多年後的今天，也只依稀記得那句話：都是從中國來的，來這裡子子孫孫。

彷彿千里南渡，揀盡寒枝，只爲了這一句話而飛越過狂風暴雨，迢迢來到這塊和平寧靜的土地上，爲世代代尋求一個春陽處處的淨土。而燕子每一年都要回去的呵！北方的江南，暮春三月，草長柳綠，群鶯亂飛……

後來，當我們跨出了童年的門檻時，鎮上板店屋簷上的燕窩卻逐漸在減少中，燕剪晴空的景象慢慢隨著我們的成長而流失，鎮裡許多負笈國外的青年都不想回來了。回來做啥？未來的前途和生活

都沒有保障，回來做啥呵！？我的童伴和鎮上的兄長也都開始離去，小鎮越來越寂寞，燕子的呢喃聲也越來越少了。

燕子不再南飛宿居於這塊土地上了嗎？當小鎮許多的板店屋被翻新成一座座的水泥鋼骨時，我再也看不到屋簷下那詩詞般古意盎然的燕窩了。從前背劉禹錫的「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時，是個不識愁的少年，如今再記起這首詩時，忽忽卻已是個初歷人事更遷的青年了，漸漸明瞭人世間幾許物換星移的無奈，物非人也非，興衰成敗，都是世間難以避免的常理，一切都弔詭得無限蒼涼起來。

小鎮的天空已不復昨日燕子呢喃啁啾的情景。「綠暗紅稀春已暮／燕子銜泥／飛入垂楊處／柳絮欲停風不住／杜鵑聲裡山無數」。當我開始學習填詞時，又楞楞的思念著這曾經自我底生命中飛出去的靈鳥，山長水闊，彷彿它再也不會南渡到這個小鎮中來了。

而燕尾如剪，從六十年代中殘黃的記憶裡一直剪下，剪下了我童年幾許的清平歲月，也剪掉了我心頭間些許淺淺淡淡的落泥塵意……。